

诗心

任钧

诗歌文学创作之路

卢莹辉 编



诗笔丹心

任钧诗歌文学创作之路

卢莹辉 编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笔丹心：任钧诗歌文学创作之路 / 卢莹辉编.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11

ISBN 7-80741-091-4

I.诗… II.卢… III.任钧—文学研究 IV.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5062号

诗笔丹心

——任钧诗歌文学创作之路

卢莹辉 编

责任编辑：竺振榕

特约编辑：亚 宜

封面装帧：靳 伟

版式设计：靳 伟 王 翔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2006年11月第一版

印次：200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 × 960 1/16

字数：324千

印张：22.5 (彩色插页8面)

ISBN7-80741-091-4/I · 031

定价：38.00元



真、善、美的诗篇，
一定由诗人用
生命、和血、和泪
去写出来的，
决不是
用“笔”去“做”出来的。

——任钧·《诗散谈》

封面、辑封题字：方增先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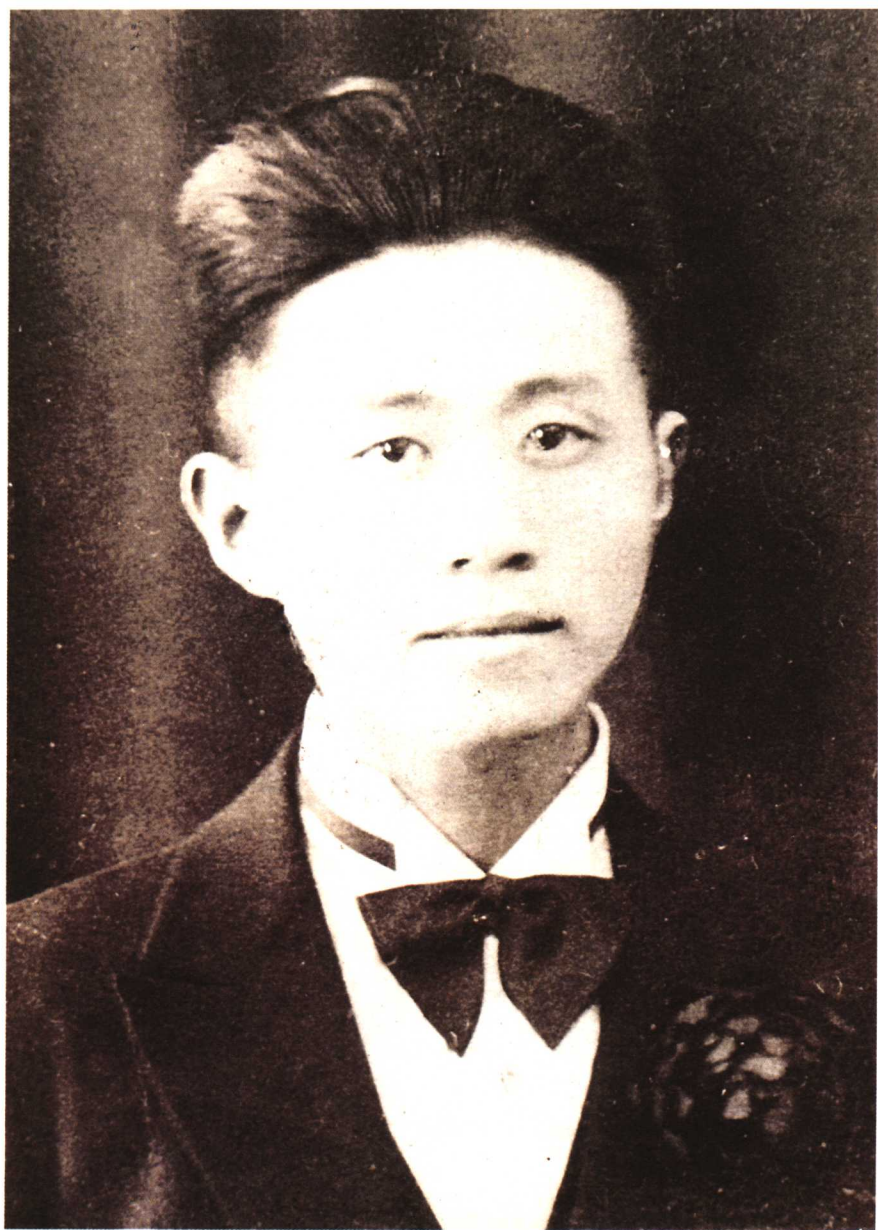


烟桥

1946年夏,陈烟桥画



2006年 卢琪辉作



1932年结婚时



1990年2月28日，任钧、莹辉看望巴老时的合影（摄于巴金家中）



九十年代初与夏征农（右）合影（摄于夏老家中）



1991年于圆明讲堂。（右一任钧，右二明旻法师，左二卢莹辉，左一王永平居士）



2001年在上海松江社会福利院卧室中

待言志。

生活——这是艺术的源泉，一切到
这儿的根基上。没有生活便没有
之学艺术。

任钧

癸未年正月

九日时年
九十五岁



1960年全家摄于上海

诗缘

任钧
九十五岁

2003年2月18日 手迹“诗缘”

七十古稀今不稀
人生六十正當時
壯懷常留青春在
頭上白髮莫相欺

任弼時老健又正

臧克家

甲寅初秋

利利利

—— 有要总胆的一别小敏，

任 到

院院院，迎学院，

住在宾馆的院长们都已熄灯就寝；

只有总胆使用的办公室还亮着灯，

还一直灯火通明！

哈，这真奇怪呢？——

几天来总胆部从凌晨忙到黄昏：

不是在开会，就是在会客，

有时还吃晚饭在地图公文！

几个女服务员觉得实在过不了夜，

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决定：

要总胆总胆，

劝他马上熄灯就寝。

可是，当她们刚走到前台时，

总胆已经打开房门，和蔼地问：

“有什么习惯吗？——

你们的习惯！”

哈，她们的眼睛看见什么呢？——

只见总胆手捧衬衫，还有线和针；

劳动稿纸(20X25)横直两用

劳动稿纸(20X25)横直两用

任钧手稿

序

卢莹辉

一个出生月余丧母的南洋幼儿，由祖母从遥远的印度尼西亚西里伯斯岛，漂洋过海带回故土，在神州大地的臂膀中，他沐浴着南国的海风、炽热的阳光、纯朴的乡民……这一切怎能不使少年任钧的血脉里流淌着对祖国母亲无比的眷恋和热爱。与生俱来的爱国情怀造就了他一生中创作的主题——祖国，我要永远为你歌唱。这是任钧的诗言志。

任钧的诗歌创作始于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二十世纪初旧制度的腐朽顽抗、人民的苦难重重、革命斗争的此起彼伏，目睹这一切，使身处激流中的青少年产生强烈的爱憎感，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行列。

1928年，十九岁的青年任钧发表了纪念广州起义的长诗《回忆之塔》，以最赤诚的感情，展现了广州起义者可歌可泣、前仆后继的史诗般画卷，揭露和鞭撻了敌人残暴、血腥镇压的场景，诗人的心在流血！在事隔七十八年后的今天，重读这首史诗的我们，确实感受到无比的震撼！

三四十年代是任钧诗歌、文学创作的旺盛时期，出版了诗集、新诗论、中篇小说、独幕剧和苏联、日本著名文学译著等。

任钧的诗歌文学创作之路最显著之点，是与他亲历当时的左翼文学运动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新诗，对于革命激流中的工农大众是何等的需要，青年任钧在蒋光慈、冯宪章、阿英、蒲风等极富革命朝气的诗友影响下，成为新诗运动的先行者之一。

他倡导诗歌的现实主义、诗歌为大众服务。他身体力行，热情投入三十年代革命的文学活动。参加了“太阳社”，“左联”，并提出倡议与杨骚、穆木天、蒲风共同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在其论著中提出：“我们这时代的诗人们，都应该写作那些富有时代精神，能够推动社会的诗。”“今日的诗歌一定要使大众能读、能听、完全理解。”“用最浅近的词句去表现最深刻的感情和思想吧。”（《新诗话》）三十年代的任钧在倡导新诗运动中，旗帜何等鲜明地区别于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各类艺术流派。

在新诗运动的实践中，任钧创作的大量诗歌贯穿一根红线，如他所写：“人世间还有什么事情要比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独立、自由、解放、建设而服务、而斗争更值得骄傲呢？”“光荣而伟大的祖国哟，……为你而执笔、而荷枪。”在他全部的诗歌创作中所奉献的是一颗赤子之心。

任钧文学创作之现实主义道路，还受到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他喜爱海涅、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文学大师，通过阅读、翻译他们的作品，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

外国文学对于任钧来说之另一沃土，就是日本进步文学的影响。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与“左联”东京分盟的伙伴们，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一系列活动，与当时日本著名的诗人森山启、上野壮夫等讨论有关诗歌的各种问题，年轻的中国诗人在集会中用日文朗诵1931年在东京写的诗作《我听见了飞机的爆音》，把这首诗篇“献给全日本的勤劳大众”，诗中他深深牵挂着祖国东北原野遭受的灾难——

再也不能不想到——